

## 中文近義動詞「擦、塗、抹」之 詞彙語意和構式搭配分析\*

葉瑞娟 葉美利 鄭縈 黃漢君  
國立清華大學

從詞彙語意和構式搭配的角度，本文分析中文近義動詞「擦、塗、抹」。主要發現包含：(一) 在「擦/塗/抹+NP」結構中，由視角決定 NP 為處所或客體，然其語意取決於動詞的詞彙化意義及客體、工具、表面之間的相對位置關係；(二) 構式搭配詞位分析法顯示，「擦」偏好「擦+處所」，「擦+NP」偏好移除義；「塗」偏好「塗+客體」，且附著義已詞彙化；「抹」對於客體或處所 NP 無特別偏好，對於附著義和移除義也無明顯偏好；(三) 對可同時充當這三個動詞的賓語，區辨性搭配詞位分析法顯示，「擦」偏好表身體部位之處所 NP，典型語意為移除；「塗」偏好化妝品、藥品等客體 NP，皆表附著義；「抹」偏好帶有特定具體目的客體 NP，典型語意為附著。

關鍵字：近義動詞、塗抹類動詞、詞彙語意、構式搭配分析

---

\* 本文為科技部整合型計畫「動詞語意與文化多樣性—賽夏語、客家語、閩南語與華語的塗黏類動詞 (MOST 109-2420-H-007-006-MY2)」之部分研究成果，謹此銘謝。此外，衷心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之修改建議，使本文的錯誤和疏漏得以降低，文章組織也更為周全。本文如有謬誤，概為作者之責。

## 1. 引言

近義詞區辨未明常造成二語學習者發生偏誤 (error)，對近義詞加以辨析將有助於學習者更容易掌握使用時機。本文將以中文的「擦、塗、抹」三個動詞為考察對象，此三個動詞皆屬 Liu and Chang (2019) 的放置類動詞 (placement verbs)，是該類動詞下的「放至某個表面 (placing onto a surface)」類中的塗抹類動詞 (verbs of spraying)，三者間各有重疊和相異之處，但文獻多強調其相似之處 (如 Liu 2002；Liu et al. 2021)，對於他們彼此之間的差異著墨不多，值得進一步深入探究。

近義詞常常難以掌握的其中一個原因是辭典常以相互釋義的方式解釋各個語詞。以 2021 年線上版的《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為例，<sup>1</sup>「擦、塗、抹」的動詞用法釋義分別如(1)-(3)所示，仔細觀察後，我們會發現三者間互為解釋，如「擦」具有「塗抹」義，「塗」具有「敷抹、擦去、抹去」義，「抹」具有「塗掉、擦拭、塗敷」義，對於尚未精熟的語言使用者而言，這種處理方式無法凸顯各動詞的實質語意內涵到底為何，可能會造成學習上的困擾。<sup>2</sup>

---

<sup>1</sup> 網址如下：<https://dict.revised.moe.edu.tw/index.jsp>

<sup>2</sup> 感謝審查人提醒我們可以在文中提供偏誤的例句，我們搜尋了國教院的「中介語語料庫 2019」([https://bcocet.naer.edu.tw/cqpweb/learners\\_2019/](https://bcocet.naer.edu.tw/cqpweb/learners_2019/))、「華語為第二語口語語料庫」(<http://140.122.83.243/mp3c/>) (檢索日期：2023 年 2 月 15 日) 和「TOCFL 學習者語料庫檢索系統」(<http://tocfl.itc.ntnu.edu.tw:8080/>)，但上述語料庫中皆未包含本文所討論的偏誤例句，故本文未能舉出實例。

(1) 「擦」的動詞釋義

- a. 摩，如「摩拳擦掌」
- b. 揩拭，如「擦皮鞋」
- c. 塗抹，如「擦藥」
- d. 貼近、靠近，如「擦身而過」

(2) 「塗」的動詞釋義

- a. 粉刷、敷抹，如「東塗西抹不成妝」
- b. 擦去、抹去，如「塗改」
- c. 隨意畫，如「塗鴉」
- d. 沾汙、汙染，如「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

(3) 「抹」的動詞釋義

- a. 塗掉，如「塗抹」
- b. 擦拭，如「抹桌子」
- c. 塗敷，如「抹藥」
- d. 玩牌，如「一時吃過飯，尤氏、鳳姐、秦氏抹骨牌」
- e. 除去，如「抹殺」
- f. 放、拉，如「他就抹下臉來，生氣了」
- g. 割，如「把帶的小刀子往脖子裡一抹，也就抹死了」
- h. 捻，如「韋四太爺兩手抹著鬍子」
- i. 看、瞄，如「那怪急回頭，抹了他一眼」

除了語意重疊外，「擦、塗、抹」的相似性還表現在賓語的選擇上。以國教院索引典系統中的「COCT 書面語語料庫 2019」為例，<sup>3</sup>我們發現許多賓語可以同時和這三個動詞搭配，如(4)的「防曬油」和(5)的「身體」，前者為塗抹之客體（防曬油），為「擦／塗／抹+客體」之結構，在三個例句中皆表示「使客體位移至表面」的「附著」義，而後者皆為塗抹之表面（身體），為

<sup>3</sup> 網址如下：<https://bcoc.tn.edu.tw/cqpweb/yl2019v3/>。

「擦／塗／抹+處所」之結構，其中(5b)和(5c)也是表示「附著」之義，但(5a)表示「將客體自表面移除」的「移除」義。由此可見，「擦、塗、抹」雖為近義詞，但相同的句法形式有時候表達相同的涵義，但有時候卻表達相反的語意，此一現象無疑地增加了學習難度，兩個語意如何取舍會是個重要的議題。

- (4) a. 她一直抽著藍色登喜路，忙著給眼睛周圍擦防曬油  
b. 你們的母親總是替你們塗防曬油，她是對的  
c. 很多人換上泳裝在躺椅上曬太陽、抹防曬油，然後淋浴
- (5) a. 一家人吵吵鬧鬧，還光著身子跑到戶外浴室，大刺刺用毛巾擦身體  
b. 可是人民卻非常崇信佛教，每天以淺灣的水拭目洗臉，說是「佛水清淨」，而且取牛糞燒灰塗身體，再調拌以水，遍塗地上  
c. 洗完五分頭，光著身子，仔細用肥皂抹身體

在賓語搭配上，另外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是這三個動詞和賓語搭配的偏好狀況。從研究層面而言，我們希望能夠將所有的現象進行仔細的討論，即使某種樣貌的例子數量不多，但其可能在語言類型或語言演變上別具意義，常常能夠扮演關鍵少數的角色。然而，就語言教學和語言學習的層面而言，學習必須要有層次，結構簡單、出現頻率高的應該先教或先學，若能妥適安排教學順序，將更有利學習者學習。換句話說，兩者研究的取向不盡相同。就教學實務上，我們希望能研究這三個動詞和賓語搭配的問題，一方面，雖然它們是近義動詞，但它們各自對於賓語的搭配是否有特別的偏好？另一方面，儘管這些動詞都可以搭配相同賓語，但特定賓語是否會特別偏好和其中某個動詞搭配？我們希望透過三個動詞各自的賓語搭配偏好狀況，協助我們更細緻的區辨這三個近義動詞之差異，其中搭配強度越強的組合，建議安排在越初級的階段。

本文除了引言和結論外，組織如下：第 2 節先回顧先前關於塗抹類動詞的研究，並從中挖掘需進一步釐清之議題；第 3 節討論這三個動詞各自詞彙化之語意，另外也從框架語意的角度分析它們和構式之間互動，解析選取「附著」義或「移除」義之關鍵；奠基在第 3 節的成果之上，第 4 節將採用以使用為本 (usage-based) 之分析，從語料庫觀察各動詞之搭配和偏好狀況，4.1 節簡介構式搭配分析法，4.2 節詳述本文所採取的語料來源和語料處理原則，4.3 節則透過搭配詞位分析法，依序探討這三個動詞各自的構式搭配詞位偏好，藉以驗證第 3 節之分析，4.4 節旨在同中求異，將討論在相同賓語搭配下，個別動詞的賓語偏好狀況。

## 2. 文獻回顧

本節將從歷時和共時的角度出發，檢視前人對於「擦、塗、抹」三個動詞的動詞分類、論元體現和詞彙語意之分析。

### 2.1 「擦、塗、抹」之歷時特點

依照鄭縈等 (2019) 的考察，「擦」遲至宋代才出現，一開始是表示急速的摩擦，即「擦，摩之急也」(《正字通·手部》，且延續至今，如「摩拳擦掌 (元刊雜劇)」，僅管秦曉華、王秀玲 (2007) 和王娟 (2013) 都認為消除義的「擦」到了清代才出現，不過鄭縈等 (2019) 主張在明末文獻中已經看到「擦」用來表示塗上義 (即附著義) 與消除義 (即移除義) 的例子，分別如(6)和(7)所示：

(6) 行者隨往後面，演到廚中，鍋底上摸了一把，將兩臀擦黑，行至前邊 (西遊記) (鄭縈等 2019, (12))

(7) 那王爺兩手擦了淚眼（警世通言）（鄭縈等 2019，(15)）

根據《漢語大字典》，「塗」本義為「泥、泥巴」，賈燕子（2018:60）指出「塗」從先秦時期開始，從塗料義引申為塗上義，從兩漢時期到魏晉南北朝，表塗抹義的「塗」用例持續增長。鄭縈等（2019）指出「塗」在隋代文獻中出現與「拭」連用的例子，雖然結果是塗上香料，不過「塗」跟「拭」一樣，都應該是強調摩擦的過程，此外，從唐代文獻以下，即發現「塗」有清除義，如(8)的「塗改」，不過到清代，單用「塗」就可以表示清除，如(9)。

(8) 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清廟》、《生民》詩。  
（唐李商隱《韓碑》）（鄭縈等 2019，(20)）

(9) 若使得，我便要一氣下去了。若使不得，越性塗了，我再想別的意思出來，再另措詞。（紅樓夢／第七十八回）  
（鄭縈等 2019，(22)）

此外，按照《玉篇》的說法，「抹，抹撤，滅也」，鄭縈等（2019）推論其應是先有清除義。儘管秦曉華、王秀玲（2007:61）和王娟（2013）對於擦拭義的「抹」的出現時間有不同看法，但鄭縈等（2019）表示無論是清除或塗上，摩擦都是必經的過程，只是因目的不同導致結果不同，在近代漢語中可以看到「抹」的清除義與塗上義的例子，分別如(10)與(11)：

(10) 吃得快活，嘴也不抹一抹（《警世通言》）  
（鄭縈等 2019，(3)）

(11) 你那裏對鸞台抹粉搽胭（元刊雜劇三十種（下）／岳孔目借鐵拐李還魂雜劇）（鄭縈等 2019，(4)）

從鄭縈等（2019）的分析可知，「擦、塗、抹」都是藉由摩擦產生塗上義或清除義。本文也同意這樣的看法，但是對於如何決定某個例句中的「擦、塗、抹」究竟是塗上義或清除義這個問題，在鄭縈等（2019）的討論中並未清楚述明，這是本文的討論焦點之一，我們將在第3節詳論。

## 2.2 「擦、塗、抹」之共時研究

本節將從「擦、塗、抹」之句法特徵、詞彙語意、句法和語意之間的互動之角度，依序回顧及探討前人之分析。

首先我們聚焦於「擦、塗、抹」之句法特徵。Liu（2002）研究中文移動造成的表面接觸類動詞（*verbs of surface contact via motion*），她指出這類動詞的論元體現很有趣，其賓語展現了處所和客體的變換句式（*locus-locatum alternation*），如「擦桌子」和「擦灰塵」、「塗麵包」和「塗奶油」所示。這些動詞一般用來描述「透過重複動作和處所表面接觸，希望能移除或放置某些物質或物品」（*ibid:281*），<sup>4</sup>而不論是放置或移除，都牽涉客體和處所之間的空間配置狀態改變（*configurational change*）。這類動詞只允許一個賓語出現，至於要選擇處所或客體充當賓語，主要取決於視角（*perspective*），端看兩者中哪一個被視為是受影響的物體。Liu（2002:291）根據客體的位置改變，歸納中文表面接觸類動詞的表現，如表1。

---

<sup>4</sup> 原文如下：“These verbs generally describe *contact through repeated motion with the surface of a location for the purpose of removing or putting on some substances or physical objects.*”

表 1：表面接觸類動詞的客體位置改變狀況

客體的位置改變	動詞
放置到或移除自表面	擦、塗、抹、刷
移除自表面	掃、削、剃、揩、刮、擲
放置到表面	敷、漆、糊、噴

「擦、塗、抹」也屬於 Liu and Chang (2019) 所探討的中文放置類動詞 (*placement verbs*)，是「放至表面 (*placing onto a surface*)」這個次類下的塗抹類動詞 (*verbs of spraying*)。<sup>5</sup>「放至表面」類動詞凸顯的是表面和物質 (*surface-substance*) 之間的關係，表面被視為背景 (*ground*)，物質是具體可塗抹的 (*physically dispersible*)，在是否可充當工具這個特點上，表面和物質表現不同，當表面為背景 (*surface-ground*) 時，無法充當工具，如(12a)中的「白牆」無法以「用」標示，而當物質為主體 (*substance-figure*) 時，物質可充當工具 (*instrument*)，如(12b)中以「用」標記的「紅油漆」(另參見 Liu et al. 2021)。<sup>6</sup>

- (12) a. \*我用白牆塗紅油漆 (Liu and Chang 2019, (48c))  
 b. 工人正用紅油漆塗著白牆 (Liu and Chang 2019, (48b))

<sup>5</sup> 除「放至表面」類動詞之外，中文放置類動詞還包含另外兩個次類，一是放於某處 (*placing at a location*) 和放進容器 (*placing into a container*)。其中「放至表面」這個次類又可進一步依照語意進行更細的分類，包含(一)塗抹類(如「塗、抹、擦」、(二)潑灑類 (*verbs of splashing*) (如「潑、灑、噴」、(三)撒散類 (*verbs of spreading*) (如「撒、散、散佈」)。

<sup>6</sup> 這個特點也是「放至某個表面」類動詞和「放進某容器」類動詞的主要差別，後者僅允許背景(容器)充當工具，如(i)的「編織袋」，但主體(內容物)不行，如(ii)的「棉花」。

- (i) 過去農民一般用編織袋裝採摘的棉花 (Liu and Chang 2019, (44a))  
 (ii) \*農民用棉花裝編織袋 (Liu and Chang 2019, (44b))

除了句法特徵外，「擦、塗、抹」的詞彙語意也是先前探討的重點之一。「放置到表面」表達的是「附著」義，而「移除自表面」表達的是「移除」義，然而兩個語意表面上完全衝突，令人不禁懷疑這樣的語意真的是動詞固有的嗎？關於這個問題，Liu (2002:290-291) 認為因為「擦、塗、抹」後面可接表放置或表移除的趨向結果補語(如「擦上口紅」和「擦掉口紅」都是合法的例子)，顯見在這些動詞的詞彙語意中，對於處所狀態改變是詮釋未決的 (underspecified)。「擦、塗、抹」也屬於 Liu et al. (2021) 所謂的中文實體接觸動詞 (Mandarin physical contact verb, 簡稱 MPC)，他們將這類動詞的概念基模 (conceptual schema) 設定如圖 1，表達以下概念：

施事者利用特定身體部位或工具，以特定方式或方向，從事位移活動，使得施事者和類似受事者的主體產生接觸，而此接觸可能導致主體受到影響，產生結果。<sup>7</sup> (Liu et al. 2021:196-197)

儘管 Liu et al. (2021) 並未說明圖 1 中的虛線或箭頭所代表的意涵，但根據該文，我們推測指向「結果」的虛線箭頭表示此類動詞的「結果 (result)」是詮釋未決的。

---

<sup>7</sup> 原文如下：“an Agent engaged in a motional Act involving a specific Body Part or by use of an Instrument, in a specific Manner or Direction that brings the Agent in Contact with a patient-like Figure which may be affected in some way as a Resul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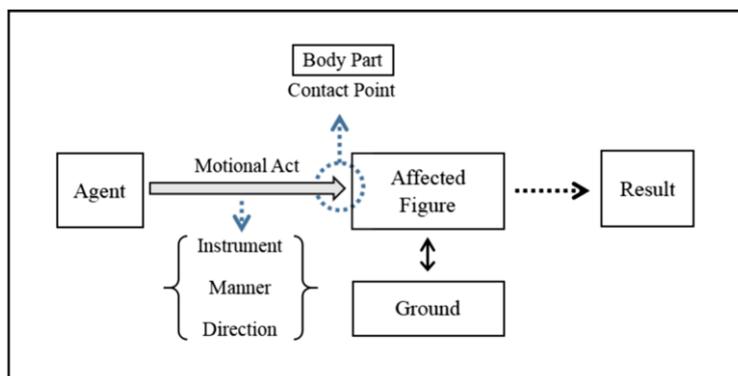


圖 1：MPC 動詞的概念基模（引自 Liu et al. 2021，Fig. 1）

「擦、塗、抹」的語意和句法之間也有密切的互動，可以用來解釋論元體現的限制和句式合法度的差異。Liu (2002) 觀察到以下現象，包含（一）只有表放置義的動詞可以出現在處所倒裝結構，如(13)；（二）只有表移除義的動詞允許將處所視為客體的擁有者，出現在「處所的客體」結構中，如(14)中「擲」和「漆」之對比；（三）只有表移除義的動詞允許其賓語為增生客體 (*incremental theme*)，表達創造義，如(15)；（四）只有表「放置或覆蓋」義時，這些動詞才能展現類似英語的處所變換句式，如(16)和(17)的合法度差異所示，這顯示在界定中文動詞分類的時候，純粹以變換句式為主的分析不是非常適當，<sup>8</sup>語意限制所扮演的角色不可忽視。

<sup>8</sup> Levin and Rappaport Hovav (1991) 就主要是以語法差異進行動詞分類。他們指出 *clear* 和 *wipe* 雖然都可以處所或客體充當賓語，但當處所佔據賓語位置時，*clear* 的客體可以藉由 *of* 所引導的詞組出現在句子當中，但 *wipe* 卻不行，如(ia)和(ib)的差異所示。由於它們具有不同的語法行為，Levin and Rappaport Hovav (1991) 主張這兩個動詞實際上屬不同類動詞，*clear* 屬於狀態改變類動詞 (*verbs of change of state*)，而 *wipe* 屬於標記移除手段的動作動詞 (*activity verbs that specify the 'means' of removal*)。

(i) a. Doug cleared the table of dishes.

- (13) 臉上敷了小黃瓜
- (14) a. 擲桌子/擲灰塵/擲桌子上的灰塵  
b. 漆牆壁/漆油漆/\*漆牆壁上的油漆
- (15) 掃（出）一堆垃圾
- (16) 「移除」義  
a. ?他從桌子上擦灰塵（Liu 2002, (21a)）  
b. \*他擦桌子去灰塵（Liu 2002, (21b)）
- (17) 「放置或覆蓋」義  
a. 她在臉上擦粉（Liu 2002, (22a)）  
b. 她用粉擦臉（Liu 2002, (22b)）

葉美利等（2021）也關心句法和意義之間的互動，他們以中文的「擦」和「抹」為焦點，發現這兩個動詞不論表附著義或移除義，都呈現處所論元轉換，如表 2 所示，其中的百分比為該用法在平衡語料庫中所佔的比例；值得注意的是，雖然表放置義的「擦+處所」在語料庫中未出現，但在某些情境中，這種用法仍存在，如「不要用這種護手霜擦手」，以「用客體+擦拭動詞」的方式，表現出連動句式的表徵。

---

b. \*Kay wiped the counter of fingerprints.

表 2：中文「擦」和「抹」之論元體現（節錄並修改自葉美利等（2021:317））

賓語	意義	擦		抹	
處所	移除	窗戶、臉	63%	玻璃、臉	15%
	放置	(用護手霜擦手) <sup>9</sup>		吐司、山	4%
客體	移除	汗、口水	14%	淚、汗	13%
	放置	口紅、香水	22%	油、粉	48%

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議題是，除了「放置」義和「移除」義之外，有些表面接觸類動詞具有多義。例如 Liu (2002) 指出「擦桌子」和「擦傷」中的「擦」分別表示「移除/放置」和「摩擦」，這兩個意義的差別在句法上也可觀察到，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首先，在論元選擇上，前者可選擇客體或處所充當賓語（如「擦灰塵」或「擦桌子」），可變換句式，但後者僅能以客體充當賓語（如「磨胸擦臀」）；<sup>10</sup>其次，表移除或放置的「擦」表重複、持續的事件（如「擦三個小時的地」），但表摩擦義的「擦」描述的是瞬時事件，因此若和表時段的詞搭配，句子合法度會比較差（如「?車擦了三分鐘的牆後才停住」）；此外，這些動詞和「過」搭配時，「過」會有不同解讀，表「移除/放置」的「擦」後接「過」時，「過」表經驗貌（如「擦過乳液」），但表「摩擦」義的「擦」搭配「過」時，「過」表空間義（如「(樹枝)擦過褲腳」）。

### 2.3 尚待解決之議題

前述文獻從歷時和共時的角度，針對中文表面接觸類動詞所展現的詞彙語意和句法行為進行了詳細的討論，可以看出句

<sup>9</sup> 為方便比較，此為我們根據內文，自行添加的例子，故無百分比。

<sup>10</sup> 原文即作「磨」，而非「摩」。

法和語意之間互動密切，這些討論提供了我們相當完整的架構。然而，本文認為目前仍存在以下議題需進一步討論。

第一是關於表面接觸類動詞是否具有多義這個問題。Liu (2002) 以「擦」為例，指出其可表「移除／放置」和「摩擦」義，但又指出「移除／放置」義是詮釋未決的，這樣的說法似乎暗示「摩擦」義才是本義，若是如此，不禁令人好奇「移除／放置」義究竟源自何處？語言使用者如何決定哪個語意會浮現？我們將在第 3 節討論這些問題，我們主張這些動詞看似「多義」，但有些語意其實是語境推導出來的，非該詞固有的詞彙語意。

第二個問題是近義動詞的細緻區別。前人在討論幾種不同類別的動詞時，都提到了「擦、塗、抹」，不論名稱如何改變，因為這三個動詞都展現相同的句法行為和類似的語意概念，所以都被歸在同一類，換句話說，先前文獻主要討論的是它們三個之間的共性，但正如 Goldberg (1995) 所主張的「無同義原則 (The Principle of No Synonymy)」所言，不同的句法形式在語意或語用上一定有所不同，因此我們好奇的是，這三個被劃分至同一個次類的近義動詞究竟區別何在？我們將在第 4 節中，從構式搭配分析的角度深入探討，希望能同中求異，更清楚地顯示這三個動詞之間的細微差異。

### 3. 「擦、塗、抹」之詞彙語意和構式之互動

儘管先前許多文獻都指出塗抹類動詞動詞可表「移除」或「放置／附著」義(如 Liu 2002; 鄭縈等 2019; 葉美利等 2021)，然而，一個至今尚未被妥善處理的議題是這兩個意義是如何產生？當這些動詞和 NP 搭配時，如何決定該動詞是表「移除」？還是「附著」？葉美利等 (2021:317) 提及「客體賓語的指涉似乎會決定方向的解讀」，也就是說，兩個意義的取舍似乎與語境

或真實世界的知識有關，例如當 NP 指涉身體排泄物的名詞時（如「汗、淚」），多會引發移除的解讀，但當其指涉施加物品名詞（如「油、粉、藥、保養品」）時，則易引發附著義解讀。然而，該文並未明確指出語境或真實世界知識為何？其如何影響動詞語意之詮釋。

事實上，所謂的語境或真實世界知識可以概括在框架語意（*frame semantics*）的概念之下（參見 Fillmore 1971, 1977, 1982）。框架語意學主張意義是由背景框架（*frame*）或場景（*scene*）所界定的。以 *land* 和 *ground* 為例（Fillmore 1977），儘管兩者的指稱是一樣的，皆指「固體地面（*solid ground*）」，但 *land* 是在陸地和海的場景中，表達兩個相對的概念，而 *ground* 是在陸地和天空的場景中，表達兩者的對應，在詞彙選取時，雖然天空和海並未出現在表層結構上，但是卻存在於背景之中，對於要選擇哪一個詞彙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又如 Fillmore (1971) 討論 *blame, accuse, criticize* 等判決類動詞 (*verbs of judging*) 時，主張這些動詞的異同可以用圖示化情景 (*scene schematization*) 處理，其基本元素（即後來所說的「框架語意成分 (*frame element*)」）包含「法官 (*judge*)」、「被告人 (*defendant*)」和「狀況 (*situation*)」，根據這個框架，若存在一個很糟糕的狀況，而法官宣稱被告人要對這種狀況負責，就會用 *accuse*，相對的，若法官認為被告要對這種狀況負責，而這個情況應受譴責，就會用 *criticize*；這裡討論的不光只是一組特定的動詞，而是詞彙的一個「範域 (*domain*)」，其中的元素假定了人類判決的圖式及跟價值、責任、判決等概念相關的行為，如果無法理解社會慣例或人們假定的經驗結構，就無法真正理解這個範域之中各詞語的意義。

有了這樣的認識後，我們接下來將詳細論述「擦／塗／抹 + NP」結構中，決定動詞語意的關鍵因素。依據「擦、塗、抹」的語意源流（如 2.1 節所述）與語料分布，我們主張「擦、抹」僅詞彙化 (*lexicalize*) 方式 (*manner*) (即「摩擦」)，結果 (*result*)

則是詮釋未決，到底是移除還是附著，取決於工具、接觸表面和客體之間的相對關係，呼應 Fillmore (1977:84) 所提的「意義取決於場景 (meanings are relativized to scenes)」的主張，相對的，「塗」詞彙化了「附著」義，因此所有的例子都表附著。至於這些語意要以「V+處所」還是「V+客體」表達，則取決於哪個成分被凸顯 (profile)，前者凸顯處所，後者凸顯客體。

不過，在正式提出本文分析前，我們要先討論 Iwata (2021) 和 Levin and Rappaport Hovav (2013)，前者從框架語意的角度分析英語 *wipe* 之語意，後者則提出檢視某個意義是否已詞彙化的準則，兩者都是我們後續分析時的重要依據。

Iwata (2021) 主張 *wipe* 牽涉了四個框架語義成分，包含擦的人 (wiper)、表面 (surface)、擦的工具 (wiping-theme)、客體 (foreign matter)，<sup>11</sup>這些成分和擦的力道之間的關係如圖 2 (cf. Iwata 2005a, 2005b)。*Wipe* 的詞彙語意可以拆分成三個階段，如圖 3，在準備階段(a)時，可以看到客體在表面上，在活動階段(b)時，直接進行「擦」的動作，而根據「擦」的施力方式可以分為「以推的方式擦 (WIPE-AS-PUSH)」的次意義 1 (microsense 1) 或「以摩擦的方式擦 (WIPE-AS-RUB)」的次意義 2 (microsense 2)，而在(c)階段中，次意義 1 表達將客體推離表面，如(18)是將 *crumbs* 推離桌面，次意義 2 藉由工具將客體自表面清除，如(19)是將利用工具將 *blood* 從臉上清除。值得注意的是，(c)階段的虛線外框表示其並非動詞意義所蘊含 (entail) 的，次意義 2 和下面要討論的圖 5 的(c)階段正好相呼應，兩個句子中的(c)所表達的意義不一樣，前者表移除，後者表附著，這一現象更進一步確認 Iwata (2021:293) 所言，即 *wipe* 的意義中，維持不變的是「工具持續和表面接觸並在上方移動」。<sup>12</sup>

<sup>11</sup> 為了論述的一致性，我們將 *foreign matter* 翻譯為「客體」。

<sup>12</sup> 原文如下：“... the wiping-theme moving over a surface while in continuous contact with the surfa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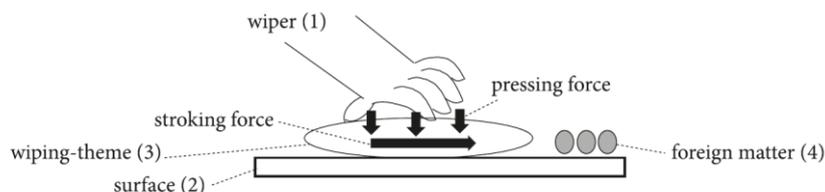


圖 2：wipe 的框架語意成分及力道使用 (Iwata 2021:275, Fig.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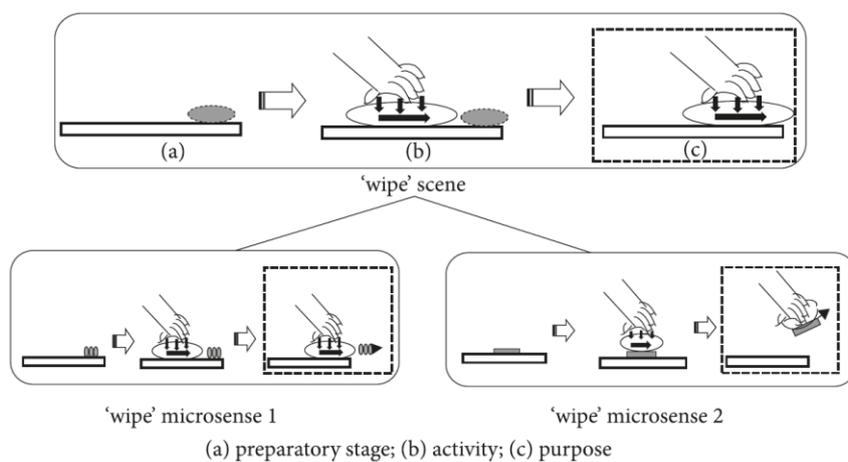


圖 3：‘wipe’的情景及其兩個次意義 (Iwata 2021:281, Fig. 10)

(18) He wiped the crumbs off the table.

(19) Jim had stomped downstairs *wiping the blood off this face* with a handkerchief ...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客體不見得一開始就出現在表面，也可以附著在工具上，如圖 4，以(20)為例，客體「血 (blood)」是附著在「刀片 (blade)」上面，主語 *he* 將刀片 (工具) 拿去摩擦「外套 (coat)」(平面)，最後血由刀片位移至外套上，使得刀片變乾淨。換句話說，工具上的客體透過摩擦，最後位移至平面，如圖 5。

(20) He wiped blood from the blade on the coa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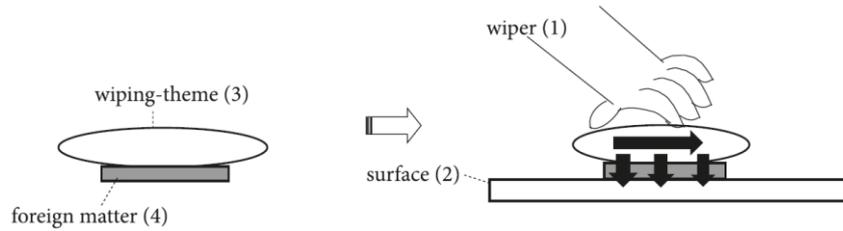


圖 4：英語‘wipe – on NP’之情景（Iwata 2021:292，Fig.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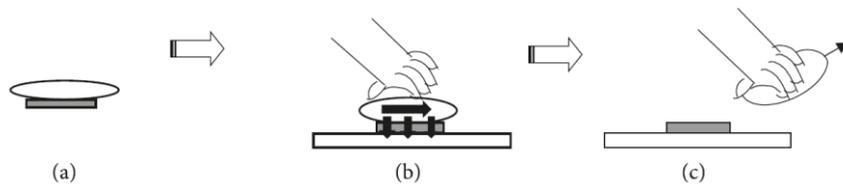


圖 5：英語以‘wipe – on NP’為基底的結果式之情景（Iwata 2021:292，Fig. 20）

Levin and Rappaport Hovav (2013:49) 提出區辨某個意義已經詞彙化的準則是該意義在該動詞所有用法中的蘊含都維持一致，<sup>13</sup>其中有一點很重要，就是詞彙化的意義必須和可從語境中推論而來的特殊用法或可從動詞搭配論元而來的意義區分開來。他們以 *open* 為例，主張 *open* 只詞彙化某物體所經歷的狀態改變，但至於實際經歷了什麼變化，這就不是動詞本身所決定的，而是取決於動詞所選擇的名詞，因此 *open a jar* 表示移除罐子的蓋子，但 *open a window* 表示移動窗戶讓原本封閉的空間產生縫隙，這些都是 *open* 實際導致的狀態改變，但 *open* 真正詞彙化的意義只有「移除障礙讓原本不可及的空間變

<sup>13</sup> 原文如下：“The criterion for lexicalized meaning is constancy of entailment across all uses of a verb.”

成可及」(Levin and Rappaport Hovav 2013:50),<sup>14</sup>因為只有這個意義是在不同用法中都蘊含的。

奠基在這些分析之上，我們接下來將檢視「擦、塗、抹」的詞彙化語意為何？有哪些意義是來自語境或和論元選擇相關？

Liu (2002:290) 主張，雖然附著或移除是「擦、塗、抹」等動詞事件結構的一部分，但這些語意在動詞的詞彙語意中是詮釋未決的。我們基本上同意這個觀點，但我們將更進一步主張框架語意 (frame semantics) 對於語意詮釋舉足輕重，語言中除了詞彙項和語法規則外，也存在了許多的框架語意知識，框架界定了我們該如何傳達和理解語言訊息 (e.g. Fillmore 1977, 1982)。

根據語料觀察，本文主張「擦、抹」和「塗」在詞彙化意義上表現不同。「塗」的情況比較單純，其詞彙化「附著」義，前人一直提及的「移除義」其實都是透過塗上某物，使目標物因為被遮掩而消失於視線之中，換言之，「塗」表達的都是「附著」義。相對而言，「擦、抹」只詞彙化「摩擦」的方式，究竟是「移除」還是「附著」取決於客體、工具、表面之間的相對關係，和論元體現無關，選擇處所賓語或客體賓語是由視角 (perspective) 決定，被凸顯 (profiled) 的成分會體現為賓語，換句話說，語意詮釋和論元體現是各自運作的，彼此有互動，但互不干擾。「擦、抹」和「塗」的詞彙化差異也許和它們的來源不同有關，前者是表方式的動詞，而後者是由名詞轉化而來的動詞 (denominal verb)，但這個推論須更多證據驗證。

接下來我們將參照 Iwata (2021) 之分析，討論客體、工具和表面之間的關係，以便解釋附著義和移除義的來源。在初始階段，若客體附著在表面，施事者可利用工具，以摩擦的方式，使之產生位移，得到「清除」義，如圖 6；相反的，在初始階

---

<sup>14</sup> 原文如下：“What this verb lexicalizes is removing an obstruction to allow access to a formerly inaccessible space.”

段，若客體附著於工具，施事者使工具時，可利用摩擦的方式，讓客體位移至表面，得到「附著」義，如圖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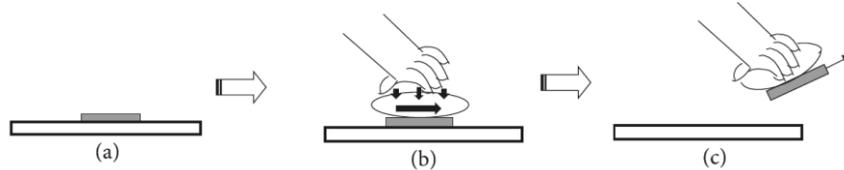


圖 6：「擦、抹」之「移除」義 (Iwata 2021:278, Fig.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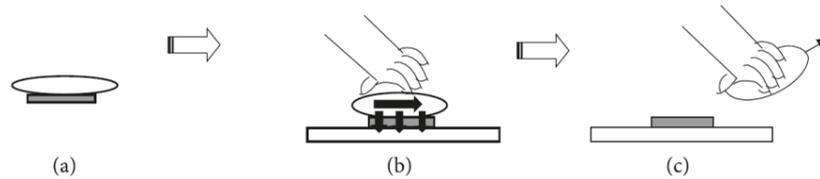


圖 7：「擦、抹」之「附著」義 (Iwata 2021:292, Fig. 20)

在這兩個意義解析中，維持不變的語意只有「以手或工具摩擦」，這才是「擦、抹」所詞彙化的涵義，(c)階段的「移除」或「附著」是語言使用者根據事件參與者之間的關係所推論出來的意義，因此可以不表達，也可以被語境取消，如(21)的「擦了擦自己的眼」純粹表達以手推揉的摩擦動作，而(22)的補語「不掉」、「不乾淨」都表示移除未成功。<sup>15</sup>

<sup>15</sup> Rappaport Hovav and Levin (2010:22) 也有類似的觀察，他們指出英語的 *wipe* 和 *scrub* 等方式動詞 (manner verb) 只詞彙化表面接觸與移動 (lexically specify manners involving surface contact and motion)，但是否移除則取決於語境，非詞彙化意義，證據在於移除的結果可以直接被否定，如下所示：

- (i) I wiped the table, but none of the fingerprints came off. (ibid, (4b))
- (ii) I scrubbed the tub for hours, but it didn't get any cleaner. (ibid, (4c))

- (21) 直到二哥笑嘻嘻地走上前來問他是怎麼到這裡來的時候，才如夢初醒，擦了擦自己的眼，相信二哥是真的活了。
- (22) a. 瓦斯爐周圍的黏答答油污，只用水是擦不掉的  
b. 儘管吸血蟲留下的紅色痕跡迅即消失，但我總覺得好像永遠擦不乾淨似的，直到現在，那地方還有小小的新月形疤痕  
c. 這一片黑色便會一直留在那裡，成為心靈上一塊抹不掉的斑

本文分析可以清楚地解釋為何無論是「擦／抹+處所」或「擦／抹+客體」都可表達附著或移除。(23)的「擦手」和(24)的「抹嘴」都屬於「擦／抹+處所」結構，但「擦、抹」到底是表「附著」或「移除」並非由 NP 的語意類別（如身體排泄物或施加物）或語意角色所決定，而是視工具、客體、表面等事件參與者彼此間的相對位置，當位置關係改變時，最終的語意就不同，換句話說，框架語意的認知對於語意的詮釋扮演決定性角色。這可用來解釋為何同樣的結構，甚至是同樣的語詞，會有兩個截然相反的語意。以「擦／抹+處所」結構為例，雖然(23)都是「擦手」，但(23a)中，客體（句法未體現）原本在手指頭上，透過手絹（工具）的摩擦動作，將客體自平面（手部）移除，而（23b）中，客體（藥膏）原本黏附在工具（句法未體現）上，透過工具的摩擦，將客體附著在平面（手部）。「抹」的情況也一樣，雖然都是「抹嘴」，但(24a)中的工具、客體和表面的關係平行於(23a)，因此最終也是表達「移除」，而(24b)平行於(23b)，因此最終語意是「附著」。同樣的解釋在「擦／抹+客體」結構中也完全適用，(25a)的「擦油污」和(26a)的「抹油」皆表示移除，而(25b)的「擦油」和(26b)的「抹油」都表附著。

- (23) a. 他啃完兔子肩胛骨，舔手指頭，然後用手絹擦手。  
b. 從前宋國有一戶人家，專門會調配一種藥膏，用那種藥膏擦手擦腳，不管再冷的天氣，手腳都不會乾裂。
- (24) a. 伊蓮以餐巾輕輕抹嘴，喝一點水。  
b. 古代訂立盟約時，飲牲口血或以牲口血抹嘴，表示誠信。
- (25) a. 廚房紙巾用來擦黏答答的油污等麻煩的髒污，擦完就丟掉，毫無壓力。  
b. 那是一雙很厚實的靴子，小姐，是那種上校在雪地行走時才穿的擦了油的靴子。
- (26) a. 高旗木停下了手中的活，拿了塊布抹了抹手上的油，抬起頭望著他說。  
b. 平底鍋抹油，把豆腐放入煎熟即可。

與「擦、抹」不同，也與 Liu (2002) 和鄭縈等 (2019) 的主張不同，本文認為「塗」詞彙化了「附著」的語意。典型的例子包含如「塗奶油」、「塗麵包」等，皆表示讓客體附著於表面；即使有些語詞乍看似具有「移除」意涵，但實際上「塗」表達的仍是「附著」，例如，「塗改」是指「塗抹文字，加以修改」，「塗飾」是指「粉刷美化」，<sup>16</sup>為連動結構，意指先使客體附著，之後再修改或裝飾。又如，在「塗掉」這個詞中，也是藉由「塗」的動作使之看不見，「塗」同樣表示「使客體附著於表面」，有趣的是，在其反義詞「塗不掉」(如(27)所示)中，「不

---

<sup>16</sup> 這兩個詞彙解釋來自《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  
(<https://dict.revised.moe.edu.tw/index.jsp>)。

掉」否定的並不是「沒有附著」，而是即使客體附著後，仍未達到遮掩的目的，否定的是未如預期這部分，「塗」仍表示「附著」。

(27) a. 名字班級部份 我是拿奇異筆把他塗掉 塗不掉我  
就拿剪刀剪掉

(<https://forum.babyhome.com.tw/topic/3019418>)

(2022/11/11 查閱)

b. 胡市長塗掉了他在公報上的敘述，但是塗不掉施  
政年年墊底的事實

(<https://www.peoplemedia.tw/news/2b73d9c0-a973-504492d-ac26-aced28ece342>) (2022/11/11 查閱)

總結來說，本文認為在「擦／塗／抹+NP」結構中，「擦、塗、抹」要選擇處所或客體充當賓語，主要取決於視角 (Liu 2002)，端看兩者中哪一個被凸顯，但三個動詞的詞彙化意義不完全相同，「塗」詞彙化「附著」義，但「擦、抹」詞彙化「摩擦」義，「擦／抹+NP」到底是表「附著」義或是「移除」義，須視客體、工具、表面之間的相對位置關係而決定，和視角無關，也和 NP 的語意角色或語意類別無關。

#### 4. 語料庫為本之分析

經過上述的詞彙語意解析後，「擦、抹」和「塗」之間的差異已逐漸凸顯，但目前的分析凸顯的仍是「擦、抹」的共通點，而非差異之處，本文認為它們既然是兩個不同的動詞，它們之間應當有所不同，究竟差別在哪是我們接下來的討論重點。此外，如同引言所示，「擦、塗、抹」常常後接同樣的賓語，三個動詞之間可相互取代，造成表面上可同義互換的現象，然而，母語使用者在選取這些例句的動詞時，真的是一視同仁？還是

會偏好選取某個動詞？由於這些問題無法單靠分析者的語感或動詞的出現頻率（raw frequency）而決定，因此本文擬進一步進行以語料庫為本之實證分析，透過構式搭配分析（collostructional analysis），觀察並檢驗上述分析的合理性，也進一步凸顯三者之間的差異。

#### 4.1 構式搭配分析法簡介

接下來我們將在構式語法的架構下，採取以使用為本（usage-based）的方法，透過語料庫語料的整理，進行相關結構之構式搭配分析。<sup>17</sup>

搭配（collocation）是語料庫的研究焦點之一，Firth（1957）很早就指出我們可以透過搭配詞了解某個語詞的語意。搭配詞分析以特定詞彙為中心，觀察其左邊或右邊特定字數內的搭配情形。雖然這種方法確實能提供不少詞彙搭配訊息，但也存在不少問題。第一，因為缺乏階層結構，僅能以線性排列為觀察對象，在設定的字數範圍內，捕捉到部分的語法結構，但是當真正的搭配詞不在設定字數範圍內，結果就可能產生偏差，此外，設定字數範圍內常出現非真正搭配詞的干擾，若無人工查核排除，也會造成雜訊（noise），對實際分布產生影響。第二，這個方法也忽略高頻詞的效應，若不考量特定詞彙在語料庫中的整體分布狀況，我們很容易在高頻的搭配詞中發現高頻詞，例如中文的「的」或英文的 *althe* 等，但卻未能挖掘那些總體出現次數不高，但一旦出現，就有很大的機率會與關鍵詞搭配之詞彙。為了改善這些問題，Stefanowitsch and Gries（2003）提出了以構式為基礎之詞彙搭配研究，並稱之為構式搭配分析法。

構式搭配分析法源自於語料庫語言學中的搭配概念，這是一種雙向關聯（bidirectional association）的測量方法，主要觀

---

<sup>17</sup> 本研究採用 Gries（2014）之 Coll.analysis 3.5 進行分析，使用日期為 2022 年 3 月 18 日。

察個別詞位 (lexeme) 和構式中的特定空位 (slot) 之間相互吸引或排斥的狀況 (Gries 2013:99-100)，主要包含以下三種分析方式：

(28) 構式搭配分析法

- a. 搭配詞位分析 (collexeme analysis) (Stefanowitsch and Gries 2003)  
檢視各個詞位和特定構式之間的搭配強度 (association strength)
- b. (多重) 區辨性搭配詞位分析法 ((multiple) distinctive collexeme analysis) (Gries and Stefanowitsch 2004)  
檢視各個詞位在兩個或更多個語意相近 (near-synonymous) 或功能接近 (functionally near-equivalent) 的變換句式中，是否有偏好其中一個構式之傾向
- c. 共同變化搭配詞位分析法 (co-varying collexeme analysis) (Stefanowitsch and Gries 2005)  
以特定構式中的兩個 (或以上) 的空位為對象，檢視出現在這兩個 (或以上) 空位中的詞位，測量它們之間的搭配強度是否高於隨機分布

本文將採取前面兩種分析方法，因此下面我們以實際例子，簡略說明此二法可得到什麼樣的觀察與發現，對於目前的分析有何助益。

Stefanowitsch and Gries (2003) 以英語的 [N *waiting to happen*] 為對象，利用搭配詞位分析法，計算出現在此構式中的 N 之構式搭配強度，其中前 10 個依序為 *accident, disaster, welkom, earthquake, invasion, recovery, revolution, crisis, dream* 和 *it (sex)*，透過這樣的分布，他們得到了一些有趣的結論。第一，許多英語辭典中未列出 [N *waiting to happen*] 這個構式，這肇因於此構式的 N 是變動的，因此編輯者不確定應該把這個結構放

在哪個 N 之下，*Collins Cobuild* 是少數將此構式列出之辭典，該辭典將其列在 *accident* 之下，並提供了一個以 *disaster* 為 N 的例句，這種處理的合理性在搭配詞位分析中得到了驗證，因為這兩個 N 和此構式的搭配強度最高。第二，此分析法可以協助我們釐清構式語意。根據 *Collins Cobuild* 之解釋，此構式明顯帶有負面含意，然而其負面義很可能是來自搭配名詞（如 *accident* 等），而非原本的構式義，證據在於此構式和 *recovery, dream, it (sex)* 等正面或中性的詞彙也有很高的搭配強度，換句話說，此構式的意義應更趨中性，實際例句的最終詮釋可能有正有負，取決於構式義和搭配名詞之互動。

區辨性搭配詞位分析主要用於區別近義變換句式（*alternation*）的差異，如英語的 *will + V* 未來式和 *be going to + V* 未來式意義相近（cf. Gries and Stefanowitsch 2004:113-115），但兩者究竟有無區別？區辨性搭配詞位分析法利用這兩種構式中相同的搭配詞，觀察這些詞彙出現在 V 這個空位時，是否會特別偏好出現在其中一種變換句式當中，目的是藉由具有區辨性的 V 之搭配強度差異，更細緻的區分兩個變換句式之間構式語意之差別。根據 Gries and Stefanowitsch（2004:114-115）的分析，*will* 偏好非施事性（*non-agentive*）和低動態活動（*low dynamicity action*），如表認知或知覺的 *see, want* 和 *consider* 或表狀態的 *remain* 和 *become*，而 *be going to* 的情況正好相反，偏好動態活動，如 *do, go* 和 *use*，也較常和表示特定動作或事件一起出現，如 *invest, measure* 和 *photocopy* 等。

## 4.2 語料來源與處理原則

由於構式搭配分析法需從大型且平衡的語料庫出發，並透過人工校正以確保分析的精準，因此本節將詳述語料的蒐集與處理。

為取得近義詞「擦、塗、抹」的語料，本文以《國教院語料庫索引典系統》的《COCT 書面語語料庫 2019》作為研究工具，<sup>18</sup>該語料庫為目前台灣最大的、有詞類標記的中文語料庫，共包含 319,712,694 個詞，其利用《中研院平衡語料庫詞類標記集》進行詞類標記，<sup>19</sup>有利於我們之後的詞類標記搜尋。<sup>20</sup>本文所關注的「擦／塗／抹 (+X) +NP」結構中（為行文方便，下文僅以「擦／塗／抹+NP」表示），「擦、塗、抹」皆標記為 VC，是動作及物動詞，而 N 共分為五類，包含普通名詞 (Na)、專有名詞 (Nb)、地方詞 (Nc)、位置詞 (Ncd)、時間詞 (Nd)，結構中的 (X) 表示「擦、塗、抹」和 NP 之間可能有其他成分，如數量詞組、形容詞組、時段或時貌標記等等，由於這些成分不會影響「擦／塗／抹+NP」之論元結構，因此我們在搜尋時不排除這些例子，但若 X 是結果補語時，因為中文結果式後面的賓語可能和動詞的論元結構無關，如「她哭濕了手帕」中，「手帕」和動詞「哭」無關，而是結果補語「濕」所貢獻的論元，為了避免這種會影響動詞原本論元結構之例子，我們會將「動詞+補語+NP」這類例句排除。

搜尋時，我們在語料庫的搜尋欄中分別輸入「擦、塗、抹」三個詞，各自得到 8,688 筆、4,692 筆、6,877 筆語料，隨後我們將語料貼至 excel，進行進一步處理，由於後續需人工檢視語料，為加快處理速度並減低人為錯誤，我們利用 excel 的函數功能處理（包含 IF, LEN, SUBSTITUTE, RIGHT, SEARCH），在上述五種 N 之中，Na 最可能符合我們的搜尋目標，但每個例

---

<sup>18</sup> 網址如下：<https://bcoc.tn.aer.edu.tw/cqpweb/yl2019v3/>。

<sup>19</sup> 網址如下：[http://ckipsvr.iis.sinica.edu.tw/papers/category\\_list.pdf](http://ckipsvr.iis.sinica.edu.tw/papers/category_list.pdf)。

<sup>20</sup> 本語料庫總詞數約為 3 億 2 千萬詞（319,712,694）

（<https://bcoc.tn.aer.edu.tw/cqpweb/yl2019v3/index.php?ui=corpusMetadata>）。

此外，儘管國教院也建置了「COCT 口語語料庫 2019」

（<https://bcoc.tn.aer.edu.tw/cqpweb/bl2019/>），但為避免書面語和口語之間的差異讓問題變得複雜，本論文暫時先聚焦在書面語，口語語料待日後再另文討論。

句中的 Na 出現之位置不固定，因此我們先讓程式自動搜尋出目標詞右邊出現的第一個 Na，為求精準，之後我們再以人工的方式，逐筆檢查語料。

下面以「塗」為例說明。僅符合「塗+NP」結構定義的 NP 會被保留下來，不符合的則排除，其中，有些被標記為 Na 的例子可能是斷詞錯誤，如(29)之「畫亂」並非 N，且不是正確的斷詞單位，因此會被排除。另外，也會遇到語料庫斷詞正確，但該 Na 卻不是「塗」真正的賓語，如(30)的「紙」，這種例子也會被排除。此外，還有些例句真正的賓語並非右邊第一個 Na，而是更後面的 Na，此時我們將手動修正，將之加入待分析的語料中，如(31)在自動比對時會顯示「同學」，但真正的賓語卻是「衣服」。經過檢視和校正並刪除不符合之 NP 後，我們利用樞紐分析，得出每個 NP 在「塗+NP」結構中出現的次數。

(29) 讓\_VL 他\_Nh 隨心所欲\_VH 的\_DE 亂\_VH <<< 塗  
\_VC >>> 亂\_VH 畫亂\_Na 寫\_VC

(30) 夢想家\_Na 喜歡\_VK <<< 塗\_VC >>> 塗抹抹\_VC ，  
\_PUNC 不管\_Cbb 是\_SHI 紙\_Na 、\_PUNC 牆\_Na 、  
\_PUNC 桌子\_Na 或是\_Caa 鏡子\_Na ，\_PUNC 他  
\_Nh 都\_D 有\_V\_2 興趣\_Na 塗上\_VC 彩繪\_Na

(31) 孩子\_Na 是\_SHI 不\_D 該\_D 把\_P 水彩\_Na <<<  
塗\_VC >>> 在\_P 同學\_Na 衣服\_Na 上\_Ncd ，\_PUNC  
這\_Nep 該\_D 及時\_D 糾正\_VC

為計算每個 NP 在目標結構中的構式搭配強度，我們需要每個 NP 在語料庫中出現的次數和該 NP 在目標結構中出現的次數，其中第一個頻率可利用國教院語料庫的 Frequency lists 之資料，

<sup>21</sup>並利用 excel 中的 VLOOKUP 函數，讓其自動比對並填入數值，值得注意的是，我們發現有些 Na 未出現在 Frequency lists 中，因此我們需要重回語料庫搜尋該詞，以便得到其在語料中的出現頻率。

有了這些基礎之後，本文接下來將先採取搭配詞位分析法，檢視個別動詞和後面搭配名詞之間的搭配強度，用以檢視「擦／塗／抹 (+X) +NP」構式中，對名詞偏好 (attraction) 及排斥 (repulsion) 的狀況，藉以更細緻的區辨三個動詞之語意，之後再以區辨性搭配詞位分析法進一步觀察可以同時搭配「擦、塗、抹」三個動詞的 NP，希望能夠同中求異，釐清這種 NP 是否會特別偏好和其中某個動詞一起出現？<sup>22</sup>

### 4.3 「擦／塗／抹+NP」搭配詞位分析

在第 3 節中，我們已經探討「擦／塗／抹」之詞彙語意及「附著」義和「移除」義之來由，奠基在此之上，我們將以搭配詞位分析法觀察特定動詞和特定構式之間的搭配狀況，藉由搭配詞位進一步釐清各動詞之間的細微差異。依據國教院語料庫，我們以「擦／塗／抹+NP」結構為考察對象，檢視這三個動詞和 NP 搭配時，是否有特別偏好之構式搭配詞位，目的在於釐清動詞和構式的實際搭配次數 (observed frequency) 是否高於或低於預期頻率 (expected frequency)？這些高出或低於的頻率在統計上是否顯著？下文將依序討論「擦+NP」、「塗+NP」和「抹+NP」之情形。

首先，我們以「擦+NP」結構為對象。為了確保構式搭配分析的精準度，我們以人工查核的方式，逐筆檢查語料庫語料，

---

<sup>21</sup> 連結為 <https://bcoc.naer.edu.tw/cqpweb/y12019v3/index.php?ui=freqList>。

<sup>22</sup> 目前已也有一些以構式搭配分析法對漢語系語言進行分析之成果，請參見王紅衛(2017)、張懂(2018, 2019)、Su and Chen(2019)、Hsiao and Mahastuti (2020)、葉瑞娟(2022)等。

找出「擦」實際的賓語，並將出現頻率最高的前 20 個搭配詞整理如表 3。

表 3：「擦 + NP」結構中 NP 之出現次數

搭配詞	出現次數	搭配詞	出現次數	搭配詞	出現次數	搭配詞	出現次數
肩	415	地板	157	桌子	102	地	52
眼淚	288	槍	135	汗	95	玻璃	52
臉	225	皮鞋	113	嘴	90	口紅	50
手	214	眼睛	106	淚	77	背	49
屁股	171	鞋	103	額頭	53	鼻子	49

在這些搭配詞中，出現次數最多的是「肩」，表「摩擦」義，常見的例子是「擦肩（而過）」，此例可以有實際字面義，如(32)，也可以有透過隱喻而來的抽象義，如(33)。在(32)中，她和男人可能有實際的肢體接觸，也可能沒有，取決於實際的場景，兩種解讀都表示兩個人錯身而過，後者可視為是由前者的「表面接觸移動」義延伸而來的。(33)中錯身而過的已非實際的人或物，而是「成功」的機會，透過將抽象概念視為人的隱喻，就產生了這樣的表達方式。

(32) 她信誓旦旦說，自己完全沒注意到這個和她擦肩而過的男人。

(33) 假如我們不重視自身存在的某些缺點或軟弱，那成功也許只會與我們擦肩而過。

表 3 的其它 NP 搭配詞中，除了「眼淚」、「汗」、「淚」是「擦+客體」之外，其餘的都是「擦+處所」，如同上一節的分析所述，這兩個結構都可能表附著或移除，取決於工具、客體、表面三者間的相對位置。這些搭配詞中，在典型的情況下，「口紅」在

初始階段是在工具之上，故「擦」由語境推論出「附著」義，其它的搭配詞雖不排除「附著」義，但典型情境下，客體在表面之上，故「擦」都偏向「移除」義，(34a)是眼淚在眼睛周圍表面上，我用手帕將之移除，但若上下語境有清楚的線索，也可以是單純的「摩擦」義，如(34b)。

- (34) a. 隨即我拿出手帕擦眼睛，為的是不想讓在玄關的同學看到我流淚。  
b. 我看見五個穿西裝的人在我的房，我有點吃驚，又疑心還在作夢。我伸手擦眼睛想看得更清楚些。

儘管表 3 已經大幅改善語料庫僅能以線性搭配為檢索目標的問題，但值得注意的是，單純的出現頻率不代表該詞在特定結構中的搭配強度，我們考量了該詞在整體語料庫的出現頻率（詞頻）、在特定結構的出現頻率（出現次數），計算出其預期頻率和搭配強度，如表 4 所示。<sup>23</sup>結果討論如下，首先，以特定結構之搭配強度所計算出來的表 4 跟單純的頻率計算的表 3 盡管已經大致相同，但仍有不同，例如，雖然「地、玻璃、背、鼻子」出現在表 3，但卻未見於表 4，表 4 多了「指甲油、黑板、鼻涕、藥膏」。其次，「擦+NP」結構中，「摩擦」義還是最突出的，搭配強度最高。再來，其他搭配詞位顯示此結構偏好「擦+處所」，即使是考量「眼淚、汗、淚、鼻涕」等「擦+客體」的例子，整體分布仍顯示「擦+NP」偏好表「移除」義，僅搭配強度稍低的「口紅、指甲油、藥膏」偏好表「附著」義。

---

<sup>23</sup> 構式搭配分析法所算出來的  $p$  值越小越顯著，然而，因為數值非常小，須採科學符號表示，但這樣不易理解，與一般直覺不同，因此下面的討論中，我們會將  $p$  值轉換成相對應的  $-\log_{10}$  對數值，對數值越大，表示越顯著，當  $\log_{10}$  大於 1.30103 時， $p < .05$ ，大於 2 時， $p < .01$ ，大於 3 時， $p < .001$ 。

表 4：「擦+NP」結構中搭配詞位 NP 的搭配強度

擦	詞頻	出現次數	預期頻率	搭配強度
肩	10804	415	0.8741	4341.5884
眼淚	10567	288	0.8549	2804.1075
屁股	5886	171	0.4762	1682.54
地板	10935	157	0.8847	1321.5126
皮鞋	1800	113	0.1456	1288.1396
臉	86234	225	6.9769	1138.1357
檣	16487	135	1.3339	984.326
鞋	5886	103	0.4762	906.6414
手	147792	214	11.9574	839.8779
桌子	11653	102	0.9428	756.5187
汗	8555	95	0.6922	749.5276
淚	6451	77	0.5219	618.3178
口紅	758	50	0.0613	574.3889
指甲油	868	45	0.0702	494.5908
嘴	32376	90	2.6194	463.7854
眼睛	65022	106	5.2607	437.5831
黑板	1898	45	0.1536	423.0441
額頭	4872	53	0.3942	415.4964
鼻涕	1529	38	0.1237	360.792
藥膏	727	31	0.0588	328.2338

接下來，我們以「塗+NP」結構為對象，將出現頻率最高的前 20 個搭配詞整理如表 5，並依據構式搭配強度重新整理如表 6：

表 5：「塗 + NP」結構中 NP 之出現次數

搭配詞	出現次數	搭配詞	出現次數	搭配詞	出現次數	搭配詞	出現次數
漆	124	藥	56	蠟	29	白粉	21
口紅	95	顏色	43	油漆	28	灰泥	21
指甲油	76	臉	38	顏料	25	胭脂	21
油	67	唇膏	33	藥膏	25	果醬	19
奶油	59	色彩	32	之	23	粉	17

表 6：「塗+NP」結構中搭配詞位 NP 的搭配強度

塗	詞頻	出現次數	預期頻率	搭配強度
漆	2806	124	0.0953	1544.236
口紅	758	95	0.0258	1387.745
指甲油	868	76	0.0295	1051.833
奶油	3420	59	0.1162	620.2225
油	12981	67	0.441	542.6882
唇膏	269	33	0.0091	479.4643
藥	25188	56	0.8557	359.7195
蠟	1793	29	0.0609	300.6331
藥膏	727	25	0.0247	297.2374
油漆	1678	28	0.057	292.0097
白粉	265	21	0.009	285.6551
顏色	19958	43	0.678	273.2629
灰泥	517	21	0.0176	256.7577
顏料	2109	25	0.0716	243.5058
胭脂	718	21	0.0244	242.7328
防曬油	9	11	0.0003	230.8564
色彩	16052	32	0.5453	198.283
果醬	1167	19	0.0396	197.1196
磁	377	15	0.0128	182.7188
黑漆	326	13	0.0111	158.4023

表 6 清楚的顯示「塗+NP」主要為「塗+客體」，全部皆表「附著」義，這是因為此義已詞彙化。值得注意的是，儘管「塗麵包」這種「塗+處所」這種例子也存在，但若考量整體語料庫分布狀況，構式搭配詞位分析清楚的顯示「塗+NP」名偏好「塗+客體」。

最後，我們針對「抹+NP」結構進行人工檢核，分別依據 NP 出現頻率和搭配強度整理如表 7 和表 8：

表 7：「抹+NP」結構中 NP 之出現次數

搭配詞	出現次數	搭配詞	出現次數	搭配詞	出現次數	搭配詞	出現次數
油	214	淚	57	灰	29	額頭	16
眼淚	122	脖子	43	眼睛	27	牌	15
臉	114	鹽	43	口紅	20	髮油	15
粉	81	汗	39	肥皂	19	藥	15
嘴	60	奶油	34	胭脂	16	桌子	14

表 8：「抹+NP」結構中搭配詞位 NP 的搭配強度

抹	詞頻	出現次數	預期頻率	搭配強度
油	12981	214	0.425	2264.899
眼淚	10577	122	0.3463	1197.22
粉	2825	81	0.0925	941.6881
臉	86234	114	2.8231	627.8347
淚	6451	57	0.2112	526.8604
嘴	32376	60	1.0599	368.4628
鹽	9853	43	0.3226	336.5899
脖子	10280	43	0.3365	332.9609
奶油	3420	34	0.112	321.8697
汗	8555	39	0.2801	308.5807
口紅	758	20	0.0248	228.4786
髮油	104	15	0.0034	224.1229
灰	6994	29	0.229	223.8316
肥皂	1929	19	0.0632	179.3608
胭脂	718	16	0.0235	177.283
白粉	265	10	0.0087	121.4499
鼻涕	1529	13	0.0501	118.8498
額頭	4872	16	0.1595	115.9728
乳液	460	10	0.0151	110.2695
汗水	2252	12	0.0737	98.5036

表 8 中有個特別的搭配詞「脖子」，根據《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抹脖子」義指「拿刀割脖子，比喻自殺」，<sup>24</sup>在本文的分析中，這個意思並不會構成問題，因為「抹」只詞彙化「摩擦」，而摩擦後的結果其實是由語境推論而來的，在這個例子當中，不牽涉客體、工具、表面的相對位置，自然也就不會推導出附著義或移除義。除了「脖子」外，其他的搭配詞可

<sup>24</sup> 網址如下：

<https://dict.revised.moe.edu.tw/dictView.jsp?ID=27526&word=%E6%8A%B9%E8%84%96%E5%AD%90#searchL>

出現在「抹+客體」及「抹+處所」結構中，根據語境，各自可解釋成附著義或移除義，整體而言偏好情形不明顯。

最後，為了方便比對，我們將與各動詞搭配強度最高的前 20 個搭配詞位整理如表 9。

表 9：「擦／塗／抹+NP」結構中搭配詞位 NP 的搭配強度

擦	搭配強度	塗	搭配強度	抹	搭配強度
肩	4341.5884	漆	1544.236	油	2264.899
眼淚	2804.1075	口紅	1387.745	眼淚	1197.22
屁股	1682.54	指甲油	1051.833	粉	941.6881
地板	1321.5126	奶油	620.2225	臉	627.8347
皮鞋	1288.1396	油	542.6882	淚	526.8604
臉	1138.1357	唇膏	479.4643	嘴	368.4628
槍	984.326	藥	359.7195	鹽	336.5899
鞋	906.6414	蠟	300.6331	脖子	332.9609
手	839.8779	藥膏	297.2374	奶油	321.8697
桌子	756.5187	油漆	292.0097	汗	308.5807
汗	749.5276	白粉	285.6551	口紅	228.4786
淚	618.3178	顏色	273.2629	髮油	224.1229
口紅	574.3889	灰泥	256.7577	灰	223.8316
指甲油	494.5908	顏料	243.5058	肥皂	179.3608
嘴	463.7854	胭脂	242.7328	胭脂	177.283
眼睛	437.5831	防曬油	230.8564	白粉	121.4499
黑板	423.0441	色彩	198.283	鼻涕	118.8498
額頭	415.4964	果醬	197.1196	額頭	115.9728
鼻涕	360.792	磁	182.7188	乳液	110.2695
藥膏	328.2338	黑漆	158.4023	汗水	98.5036

透過構式搭配詞位分析法，我們可以了解「擦／塗／抹」的偏好情形，主要發現包含（一）「擦」偏好「擦+處所」結構，「擦+NP」偏好表移除義；（二）「塗」偏好「塗+客體」，全部皆表「附著」義；（三）「抹」對於「抹+客體」及「抹+處所」無特別偏好，對附著義或移除義也無明顯偏好。這樣的分析呼應了我們在第 3 節的詞彙語意分析，雖然有偏好的現象，但在前 20

個搭配強度最強的詞彙中，「擦」和「抹」既可表「附著」，也可表「移除」，可見這些意義不是這兩個動詞的詞彙語意，後面搭配名詞對於最終語意的詮釋很重要；相對而言，與「塗」搭配強度最高的詞彙，全都是表「附著」。

#### 4.4 「擦／塗／抹+NP」之區辨性搭配詞位分析

在前一小節當中，我們透過各動詞的搭配賓語偏好差異，協助我們更精細的區辨這三個動詞的異同之處，但有趣的是，語料庫語料顯示，這三個動詞可帶同樣的賓語，出現在同樣的結構，表示相同的語意，若是如此，這是否意味著他們是自由變體，語言使用者可任意自行選擇？還是特定賓語會特別偏好和其中一個動詞搭配？為釐清這些問題，在這一小節中，我們將檢視他們共有的 NP，進行區辨性搭配詞位分析，進一步細究其區辨性搭配詞位之偏好情形。

首先，我們將「擦、塗、抹」三個動詞共有的 61 個賓語整理如表 10，表格中的數字表示該 NP 和「擦、塗、抹」搭配的頻率。

表 10：「擦、塗、抹」三個動詞共有之賓語

編號	搭配詞	擦	塗	抹	編號	搭配詞	擦	塗	抹	編號	搭配詞	擦	塗	抹
1	凡士林	1	7	3	21	東西	12	14	5	41	軟膏	10	12	1
2	口紅	50	95	20	22	果醬	1	19	8	42	雪花膏	3	4	3
3	之	16	23	6	23	油	19	67	214	43	酥油	1	1	1
4	化妝品	1	11	3	24	油膏	1	2	3	44	黑色	1	3	1
5	水	2	1	7	25	肥皂	6	10	19	45	傷口	8	6	3
6	牛糞	1	1	1	26	表面	2	2	1	46	腮紅	2	5	6
7	奶油	1	59	34	27	指甲油	45	75	3	47	腳	33	3	3
8	白粉	6	21	10	28	紅色	1	4	1	48	萬金油	3	1	3
9	地	52	2	6	29	香水	34	2	10	49	嘴唇	7	4	8
10	字	7	6	1	30	唇	2	7	1	50	潤滑劑	5	3	1
11	灰	2	3	29	31	唇膏	2	33	5	51	髮油	4	2	15
12	血	17	9	4	32	粉	32	17	81	52	髮膠	1	1	7
13	妝	1	5	1	33	紙	2	4	1	53	橄欖油	2	1	7
14	足粉	2	1	1	34	胭脂	25	21	16	54	頭髮	18	3	12
15	身	10	3	12	35	脂	7	8	3	55	牆	5	8	12
16	身體	34	2	2	36	脂粉	2	10	7	56	臉	225	38	114
17	防曬乳	10	6	3	37	酒精	4	1	1	57	鮮血	3	1	1
18	防曬油	15	11	3	38	眼	5	2	5	58	顏色	1	43	1
19	乳液	21	3	10	39	眼睛	106	2	27	59	藥	27	56	15
20	乳霜	3	4	2	40	眼影	4	11	1	60	藥水	4	4	4
										61	藥膏	31	25	9

區辨性搭配詞位分析可以協助我們釐清每個動詞對於同一個 NP 究竟是偏好？還是排斥？例如，「擦防曬乳」、「塗防曬乳」和「抹防曬乳」都是可以接受的說法，但「防曬乳」是否會特別偏好與其中一個動詞搭配？為了解決這樣的疑問，我們將

「擦、塗、抹」的區辨性搭配詞位分析結果整理如表 11，以  $p < 0.5$  為依據，log 值大於 1.3 為吸引，小於 -1.3 為排斥，我們根據吸引強度和排斥強度依序由大到小排序。

表 11：「擦、塗、抹」之區辨性搭配詞位分析

擦			塗			抹					
吸引		排斥	吸引		排斥	吸引		排斥			
眼睛	21.70	油	-35.46	顏色	18.88	臉	-22.34	油	45.62	指甲油	-15.42
臉	17.82	奶油	-17.35	口紅	11.32	眼睛	-18.91	粉	12.62	口紅	-8.01
地	14.40	顏色	-7.70	指甲油	10.75	地	-7.26	灰	10.04	顏色	-5.95
身體	10.45	唇膏	-5.65	唇膏	10.38	粉	-6.03	髮油	3.77	地	-3.97
腳	8.76	灰	-4.57	奶油	9.32	香水	-5.18	肥皂	2.44	身體	-3.94
香水	6.28	果醬	-4.44	藥	6.83	身體	-4.03	髮膠	2.27	藥	-3.57
乳液	2.47	粉	-2.86	果醬	4.07	油	-3.57	水	1.88	腳	-3.30
血	1.61	白粉	-2.35	化妝品	2.97	腳	-3.39	橄欖油	1.88	藥膏	-2.95
頭髮	1.48	肥皂	-2.09	白粉	2.88	乳液	-2.74			軟膏	-2.66
		化妝品	-2.05	眼影	2.61	灰	-2.74			眼睛	-2.57
		脂粉	-2.00	之	2.31	頭髮	-2.61			之	-2.28
		藥	-1.58	唇	1.85	髮油	-1.71			唇膏	-2.23
		口紅	-1.46	凡士林	1.55	身	-1.63			防曬油	-2.05
		凡士林	-1.36	軟膏	1.50					眼影	-1.67
				妝	1.45					血	-1.65
				脂粉	1.34					字	-1.40
										東西	-1.31

根據上表，我們得到以下觀察。首先，在各動詞所偏好的 NP 中，「擦」偏好處所 NP，且多為身體部位，如「眼睛、臉、身體、腳、頭髮」，典型語意為表移除；「塗」偏好客體名詞，且多為化妝品（如「口紅、指甲油、唇膏」等）、藥品（如「藥、凡士林、軟膏」等）等可塗在身體部位之名詞，或者是可塗在食物表面（如「奶油、果醬」）之名詞，語意為「附著」；「抹」偏好客體 NP，典型語意為「附著」，其 NP 多為帶有特定目的之物品，如「抹灰」是指將灰漿塗抹在牆、地或物體表面上的一種裝飾方法，如「以竹篾編織成網狀當骨架，表面填泥抹灰，成為『編竹夾泥牆』」，又如「抹髮膠」是希望利用髮膠將頭髮定型，其中的「抹油」絕大部分是表示「開溜」的抽象用法，如「腳底抹油」、「足底抹油」等，在 214 筆例子中佔了 97 筆，佔 45%，而具體義的「抹油」可以抹在身體上，但也常常帶有目的，如(35)的鬆筋活骨或防止腐爛，也可以抹在物品上，以達

成特定目的，如(36)的「抹油」是為了防止沾黏，功能導向的意味較「塗」明顯。

- (35) a. **抹油**對運動員來說是為了鬆筋活骨，放鬆肌肉；給屍體**抹油**則是為了防止腐爛  
b. 於是埃及人竭盡所能的追求外在的美麗，男性和女性都會**抹油**保護皮膚
- (36) a. 然後在粿印內**抹**一層薄薄的**油**，將粿糰壓上粿印，一個個刻有龜、桃等吉祥圖案的紅龜粿即大功告成。  
b. 我在煎蛋捲的鍋裏**抹**了點**油**，倒進打好的蛋汁，內層略熟後，便加進蔬菜，將蛋捲翻面

此外，在排斥的搭配詞位中，「擦」和「塗」幾乎是互相排斥，在「擦」所偏好的 9 個搭配詞位中，「塗」排斥 8 個，僅「血」例外，相對的，在「塗」所偏好的 16 個搭配詞位中，「擦」排斥 10 個，僅「指甲油、眼影、之、唇、軟膏、妝」例外，「抹」則介於兩者之間，在「抹」所偏好的 8 個搭配詞位中，「擦」排斥 4 個（包含「油」、「灰」、「粉」和「肥皂」），「塗」排斥 4 個（包含「粉」、「油」、「灰」、「髮油」）。

其次，有些搭配詞位僅偏好與其中一個動詞搭配，而排斥另外兩個，包含僅偏好「擦」的「地」、「身體」、「眼睛」、「腳」，僅偏好「塗」的「口紅」、「唇膏」、「顏色」、「藥」，僅偏好「抹」的「灰」、「油」、「粉」，這幾個搭配詞可作為區辨這三個動詞差異的指標。「塗」和「抹」的偏好差異則指明「塗」偏好以裝飾為目的之客體附著義，而「抹」偏好非以裝飾為目的之客體附著義，這樣的差別反映的可能是最初「塗」和「抹」的動詞來源不同。

最後，有些搭配詞位僅是隨機分布的結果，對於要搭配「擦」、「塗」或「抹」無特殊偏好或排斥的狀況，如「牛糞」、「足粉」、「油膏」、「傷口」等。

整體而言，「擦、塗、抹」的區辨性搭配詞位異同可由下圖表示，「擦」(實線表示)和「塗」(長虛線表示)在兩端，「抹」(短虛線表示)介於中間，構式和語意之偏好如虛線連結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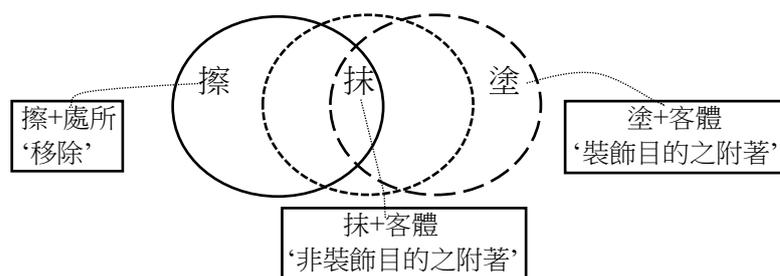


圖 8：「擦、塗、抹」之區辨性搭配詞位異同關係

值得注意的是，這裡所凸顯的是動詞的偏好狀況，而非詞彙語意。透過第 3 節的討論，我們得知「擦、塗、抹」可依視角不同，出現在「V+處所」或「V+客體」的結構當中，而「擦」和「抹」又僅詞彙化「摩擦」義，會依據框架語義成分之間的關係，推論出「附著」或「移除」之語意，強調的是個別動詞的論元體現或語意詮釋的可能性，但圖 8 要強調的是在這些可能性中，大型語料庫所反映的母語者使用偏好情形，我們後續可以依照每個動詞的偏好程度，進行教材編輯或教學排序。

## 5. 結論

前人對於「擦、塗、抹」的研究主要聚焦在動詞分類上，因為他們被歸類為同一類動詞，因此論述重點多為強調其語意和語法相同之處，相對而言，這三個近義詞之間的區別較不獲關注。為彌補這樣的研究缺口，本文從實際語料庫出發，提供

一實證的研究，以使用為本，摒除人為主觀判斷可能產生的誤差，並利用分布數據進行更深入的量化分析，展現更強的解釋力，主要成果可分述如下。

首先，本文認為在「擦／塗／抹+NP」結構中，「擦、塗、抹」要選擇處所或客體充當賓語，主要由視角決定，概念結構中被凸顯的成分可充當賓語，然而，此構式最終的語意詮釋取決於這三個動詞的詞彙化意義以及客體、工具、表面之間的相對位置關係。「塗」詞彙化「附著」義，因此所有例子皆表此義，但「擦、抹」僅詞彙化「摩擦」義，因此「擦／抹+NP」須視語境方能推論其為「附著」義或是「移除」義，這與視角無關，也和 NP 的語意角色或語意類別無關。

此外，透過構式搭配詞位分析法，我們發現「擦、塗、抹」有不同的偏好情形。「擦」偏好「擦+處所」結構，「擦+NP」偏好表移除義；「塗」偏好「塗+客體」，因為「附著」義已詞彙化，故全部「塗+NP」皆表附著；「抹」對於「抹+客體」及「抹+處所」無特別偏好，對於附著義和移除義也無明顯偏好。

另外，為凸顯近義詞之間的區別，我們利用區辨性搭配詞位分析法，檢視可同時充當這三個動詞的賓語之 NP，希望能同中求異，結果顯示，「擦」偏好處所 NP，且多為身體部位，典型語意為表移除；「塗」偏好客體 NP，且多為化妝品、藥品等可塗在身體部位之名詞，或者是可塗在食物表面之名詞，語意為「附著」，經常帶有裝飾意味；「抹」偏好客體 NP，典型語意為「附著」，其 NP 多為帶有特定目的之物品，但非以裝飾為目的。三個動詞中，「擦」和「塗」差距比較大，「抹」則介於中間，兼具「擦」和「塗」的特點。

在未來研究議題上，本文建議如下：首先，本文僅考慮「擦／塗／抹+NP」結構，並未考慮更大的句子結構，Liu and Chang (2019) 主張中文的放置事件體現了三個階段的因果鏈 (causal chain)，包含第一階段的致使 (causative)、第二階段的起動 (inchoative) 和第三階段的空間配置，每個階段有相對應的句

式，因此，之後我們可進一步進行以句式為本之分析，檢視「擦／塗／抹+NP」的搭配情況是否會因句式不同而有所區別？其次，目前有越來越多研究是以量化語料庫之行為特徵分析法（Behavioral Profile Approach）進行近義詞、多義詞、反義詞等之詞彙語意研究（如 Gries 2010；Liu 2010；Liu and Espino 2012；P. Huang 2021；Y. Huang 2022），研究者可透過組成成分之分布類型之樣貌，針對各種句法、語意、語用等特徵進行標記，藉以區分目標詞之重要詞彙語意特點和使用樣態，「擦、塗、抹」是一組近義詞，若能利用此法進行研究，可涵蓋更多面向，進行更精密的分析，也可和本文的構式搭配分析研究成果相互驗證或互為補充。

## 引用文獻

- 鄭滢、葉美利、葉瑞娟、黃漢君. 2019. 〈漢語擦拭類動詞的歷時演變〉。漢語語法化的通與變國際學術研討會暨第十一屆海峽兩岸漢語語法史研討會，2019年9月6-7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北市。
- Cheng, Ying, Mei-li Marie Yeh, Jui-chuan Yeh, and Han-chun Huang. 2019. The diachronic evolution of verbs of wiping in Mandarin Chines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Grammaticalization in Chinese: Continuity and Change & The 11th Cross-Strait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Grammar, September 6-7, 2019,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pei City, Taiwan.
- 賈燕子. 2018. 〈“泥”“塗”歷時替換考〉，《大連大學學報》39(5):58-65。
- Jia, Yan-zi. 2018. Investigation on the Diachronic replacement of NI (泥) and TU (塗). *Journal of Dalian University* 39(5):58-65.
- 秦曉華、王秀玲. 2007. 〈現代漢語“擦拭”義詞語的方言地理分布及歷史嬗變〉，《華南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9(4):60-63。
- Qin, Xiaohua, and Xiuling Wang. 2007.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and diachronic evolution of verbs of wiping in modern Chinese. *Journal of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9(4):60-63.
- 王紅衛. 2017. 〈漢語雙及物構式和動詞關聯度的實證研究〉，《外語研究》4:22-26。
- Wang, Hong-wei. 2017.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Chinese ditransitive construction and the association strength of verbs. *Foreign Languages Research* 4:22-26.
- 王娟. 2013. 〈“拭”“揩”“抹”“擦”“搨”的歷史演變與方言分布〉，《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1):179-183。

- Wang, Juan. 2013. Historical Level and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Five Dialects expressing “Wipe”. *Journ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19(1):179-183.
- 葉瑞娟. 2022. 〈客語雙及物結構之構式搭配分析：以《阿啾箭个故鄉》為例〉,《台灣語言學期刊》20(2):91-139。
- Yeh, Jui-chuan. 2022. A collocation analysis of the ditransitive constructions in Hakk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Home Town of Black Drongo*. *Taiwa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20(2):91-139.
- 葉美利、葉瑞娟、鄭縈、黃漢君. 2021. 〈賽夏語與臺灣客家語、閩南語、華語的擦拭動詞研究〉, 陳淑娟、江敏華、杜佳倫、陳麗君、曹逢甫編《三十而立—臺灣語文學會三十週年慶祝論文集》311-330。台北：臺灣語文學會。
- Yeh, Marie Mei-li, Jui-chuan Yeh, Ying Cheng, and Han-chun Huang. 2021. Verbs of wiping in Saisiyat, Taiwanese Hakka, Taiwanese Southern Min, and Taiwanese Chinese. In *Standing Firm at 30: Papers to Celebrate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the Taiwan Languages & Literature Society*, eds. Su-chuan Chen, and Min-hua Chiang, pp.311-330. Taipei: Taiwan Languages & Literature Society.
- 張懂. 2018. 〈基於語料庫的漢語雙及物構式原型語義模式實證研究〉,《外語與外語教學》5:79-88。
- Zhang, Dong. 2018.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prototypical meanings of the Chinese ditransitive construction: A corpus-based approach. *Foreign Languages and Their Teaching* 5:79-88.
- 張懂. 2019. 〈語料庫量化方法在構式語法研究中的應用〉,《現代外語》42(1):134-145。
- Zhang, Dong. 2019. Quantitative Corpus Methods in Construction Grammar Studies. *Modern Foreign Language* 42(1):134-145.
- Fillmore, Charles J. 1971. Verbs of judging: An exercise in semantic description. In *Studies in Linguistic Semantics*, eds. Charles J. Fillmore, and D. Terrence Langendoen, pp.272-289.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 Fillmore, Charles J. 1977. Topics in Lexical Semantics. In *Current Issues in Linguistic Theory*, eds. Roger W. Cole, pp.76-138. Bloomington: Indiana UP.
- Fillmore, Charles J. 1982. Frame Semantics. In *Linguistics in the Morning Calm: Selected Papers from SICOL-1981*, eds. The Linguistic Society of Korea, pp.111-137. Seoul: Hanshin Publishing Co.
- Firth, John. R. 1957. *Papers in Linguistic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oldberg, Adele. 1995.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Gries, Stefan Th. 2010. Behavioral profiles: A fine-grained and quantitative approach in corpus-based lexical semantics. *The Mental Lexicon* 5(3):323-346.
- Gries, Stefan Th. 2013. Data in Construction Grammar.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nstruction Grammar*, eds. Thomas Hoffmann, and Graeme Trousdale, pp.93-108.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ries, Stefan Th. 2014. Coll.analysis 3.5. A script for R to compute perform collocation analyses. Retrieved March 18, 2022, from <https://www.stgries.info/teaching/groningen/index.html>.
- Gries, Th. Stefan and Anatol Stefanowitsch. 2004. Extending collocation analysis: A corpus-based perspective on 'alterna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rpus Linguistics* 9(1):97-129.
- Hsiao, Huichen S. and Lestari Mahastuti. 2020. A Collocation Analysis of Ditransitive Constructions in Mandarin. In *Proceedings of Chinese Lexical Semantics: 20th Workshop, CLSW 2019, Beijing, China, June 28-30, 2019: Revised selected papers*, Switzerland, pp.37-51.
- Huang, Pei-Wen. 2021. *Behavioral Profiles: A quantitative corpus-based study of degree adverbs HEN, TAI, MAN, CHAO in spoken Mandarin*. Taipei: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 Huang, Yi-Ru. 2022. *A Quantitative Corpus-based Behavioral Profile Study of Xiao and Wei Modification in Mandari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Taiwan.
- Iwata, Seizi. 2005a. Locative alternation and two levels of verb meaning. *Cognitive Linguistics* 16(2):355-407.
- Iwata, Seizi. 2005b. The role of verb meaning in locative alternations. In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s: Back to the Roots*, eds. Mirjam Fried and Hans C. Boas, pp.101-118.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Iwata, Seizi. 2021. Another look a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verbs and constructions: The case of resultative based on *wipe*. *Constructions and Frames* 13(2):263-308.
- Levin, Beth and Malka Rappaport Hovav. 1991. Wiping the slate clean: A lexical semantic exploration. *Cognition* 41:123-151.
- Levin, Beth and Malka Rappaport Hovav. 2013. Lexicalized meaning and manner/result complementarity. In *Studies in the Composition and Decomposition of Event Predicates*, eds. Boban Arsenijević, Berit Gehrke, and Rafael Marín, pp.49-70. Dordrecht: Springer.
- Liu, Dilin. 2010. Is it a *chief, main, major, primary, or principal* concern? A corpus-based behavioral profile study of the near-synonym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rpus Linguistics* 15(1):56-87.
- Liu, Dilin and Maggie Espino. 2012. *Actually, Genuinely, Really, and Truly*: A corpus-based Behavioral Profile study of near-synonymous adverb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rpus Linguistics* 17(2):198-228.
- Liu, Mei-Chun. 2002. Verbs of Surface Contact in Mandarin: A Lexical Semantic Study. In *Form and Function: Linguistic Studies in Honor of Shuanfan Huang*, eds. Lily I-Wen Su, Chinfa Lien, and Kawai Chui, pp.275-304. Taipei: Crane Publishing Co.
- Liu, Meichun and Juiching Chang. 2019. From caused-motion to spatial configuration: Placement verbs in Mandari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20(2):180-224.

- Liu, Meichun, Tianqi He, Hongfeng He, and Yifan Cao. 2021. Mandarin *Physical Contact Verbs*: A Frame-based Constructional Approach. In *Proceedings of Chinese Lexical Semantics: 21st Workshop, CLSW 2020, Hong Kong, China, May 28-30, 2020, Revised Selected Papers*, Switzerland, pp.187-205.
- Rappaport Hovav, Malka, and Beth Levin. 2010. Reflections on Manner/Result Complementarity. In *Lexical Semantics, Syntax, and Event Structure*, eds. Malka Rappaport Hovav, Edit Doron, and Ivy Sichel, pp.21-38.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tefanowitsch, Anatol, and Stefan Th. Gries. 2003. Collostructions: Investigating the interaction of words and construc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rpus Linguistics* 8(2):209-243.
- Stefanowitsch, Anatol, and Stefan Th. Gries. 2005. Covarying collexemes. *Corpus Linguistics and Linguistic Theory* 1(1):1-43.
- Su, Hung-Kuan, and Alvin Cheng-hsien Chen. 2019. Conceptualization of CONTAINMENT in Chinese: A corpus-based study of the Chinese space particles *li*, *nei*, and *zhong*. *Concentric: Studies in Linguistics* 45(2):211-245.

[Received 21 November 2022; revised 26 February 2023; accepted 4 May 2023]

葉瑞娟 葉美利 鄭縈 黃漢君

葉瑞娟  
國立清華大學  
臺灣語言研究與教學研究所  
jcyeh@mx.nthu.edu.tw

葉美利  
國立清華大學  
臺灣語言研究與教學研究所  
mlyeh@mx.nthu.edu.tw

鄭縈  
國立清華大學  
臺灣語言研究與教學研究所  
chengying@mx.nthu.edu.tw

黃漢君  
國立清華大學  
英語教學系  
hanchun@gapp.nthu.edu.tw

**A LEXICAL SEMANTIC AND COLLOSTRUCTIONAL  
ANALYSIS OF THE NEAR-SYNONYMOUS VERBS *CA*, *TU*,  
AND *MO* IN MANDARIN CHINESE**

Jui-chuan Yeh, Marie Meili Yeh, Ying Cheng, and Han-chun Huang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adopts lexical semantic and collostructional approaches to analyze Mandarin verbs of spraying. Major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First, the choice of a theme/location object in the V + NP construction is a matter of perspective. Nevertheless, the semant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is determined by the verb's lexicalized meaning and the relative positions of theme, instrument, and surface. Second, a collexeme analysis reveals that each verb attracts different collexemes. *Ca* prefers the *ca* + location construction and the *ca* + NP construction is strongly associated with the 'off' meaning. *Tu*, which lexicalizes the 'onto' meaning, prefers the *tu* + theme construction. *Mo* shows no preference in the choice of the location/theme NP's or the 'onto/off' readings. Third, a distinctive collexeme analysis is conducted to analyze the NP's that can collocate with the three verbs. It is found that *ca* prefers the *ca* + location construction and the 'off' meaning. *Tu* exhibits preference for the V + theme construction and the 'onto' meaning. The *mo* + theme construction with the 'onto' meaning can best distinguish *mo* from the others.

Keywords: near-synonymous verbs, verbs of spraying, lexical semantics, collostructional analysis